

且听风吟

周穆 著

诗经与爱情

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

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

溯洄从之，道阻且长。溯洄从之，道阻且长。

溯游从之，宛在水中央。溯游从之，宛在水中央。



【中国传统文化与爱情系列】

且听风吟

周穆 著

诗经与爱情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且听风吟: 诗经与爱情/周穆著. —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 2008. 4

ISBN 978-7-5306-4954-1

I. 且… II. 周… III. ①诗经—注释②诗经—文学研究
IV. I207. 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45010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

邮编: 300051

e-mail: bhpubl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 (022)23332651 邮购部电话: (022)27695043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※

开本 960×640 毫米 1/16 印张 14 插页 4

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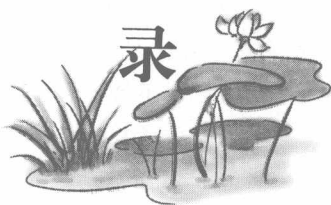
定价: 28.00 元







目 录



自序 / 1

绪论 《诗经》的性质 / 3

五经之首，文学之源 / 4

赋诗言志——《诗经》在春秋时代被用作外交辞令 / 6

《诗经》是汉代贵族的必读书 / 8

《诗经》是宋代以后的科举考试必读书 / 12

《诗经》从20世纪以来被当作文学作品解读 / 12

《诗经》在某种程度上比唐诗宋词好读 / 13

第一讲 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”：《诗经》读法举隅 / 15

“关关雎鸠”——“雎鸠”到底是个什么鸟 / 16

“琴瑟友之”——一日夫妻百日恩 / 20

教成之祭——“芼”字的用法和词义 / 24

天子之乐——《关雎》的人物身份 / 27

东周之诗——《关雎》的时代问题 / 30

《关雎》——周人的婚礼进行曲 / 33

第二讲 “有女同车，颜如舜华”：

《诗经》中的贵族婚恋诗（上） / 37

“有女同车”——《诗经》年代的结婚仪式 / 38

“颜如舜华”——那个木槿花一样的女子 / 44

“汉有游女”——邂逅温柔女人花 / 48

“之子于归，言秣其马”——梦中的“亲迎”之礼 / 52

第三讲 “平王之孙，齐侯之子”：

《诗经》中的贵族婚恋诗（下） / 57

“何彼襮矣，唐棣之华”——读《召南·何彼襮矣》 / 58

“平王之孙，齐侯之子”——谁是结婚当事人 / 60

同姓不婚——周人的优生学观念 / 62

秦晋之好——婚姻背后的政治联盟 / 64

家族背景——《诗经》时代贵族择偶的第一标准 / 66

生育能力——《诗经》时代贵族择偶的第二标准 / 69

“硕人其颀，衣锦褰衣”——《诗经》时代审美标准 / 71

“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”——那桃花一样的女子 / 76

第四讲 “有女怀春，吉士诱之”：

《诗经》中的平民婚恋诗（上） / 81

“有女怀春，吉士诱之”——读《召南·野有死麇》 / 82

“静女其姝，俟我于城隅”——读《邶风·静女》 / 87

“期我乎桑中”——读《鄘风·桑中》 / 92

“将仲子兮，无逾我里”——读《郑风·将仲子兮》 / 95

“不见子都，乃见狂且”——读《郑风·山有扶苏》 / 99

“彼狡童兮，不与我言兮”——读《郑风·狡童》 / 101

“子不我思，岂无他人”——读《郑风·褰裳》 / 102

第五讲 “维士与女，伊其相谑”：

《诗经》中的平民婚恋诗（下） / 105

“溱与洧，方涣涣兮”——读《郑风·溱洧》 / 106

“摽有梅，其实七兮”——读《召南·摽有梅》 / 112

“邂逅相遇，与子偕臧”——读《郑风·野有蔓草》 / 118

第六讲 “洵有愆兮，而无望兮”：

《诗经》中无望的爱情 / 123

“子之汤兮，宛丘之上兮”——读《陈风·宛丘》 / 124

“月出皎兮，佼人僚兮”——读《陈风·月出》/ 133

“有美一人，伤如之何”——读《陈风·泽陂》/ 137

“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”——读《秦风·蒹葭》/ 139

第七讲 “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”：

《诗经》中的相思主题 / 143

“死生契阔，与子成说”——读《邶风·击鼓》/ 144

“如之何勿思”——读《王风·君子于役》/ 149

“岂无膏沐？谁适为容”——读《卫风·伯兮》/ 152

“嗟我怀人，置彼周行”——读《周南·卷耳》/ 154

“未见君子，惄如调饥”——读《周南·汝坟》/ 158

“亦既见止，亦既覯止，我心则降”

——读《召南·草虫》/ 162

“既见君子，云胡不喜”——读《郑风·风雨》/ 164

“青青子衿，悠悠我心”——读《郑风·子衿》/ 166

“百岁之后，归于其居”——读《唐风·葛生》/ 170

“绿兮丝兮，女所治兮”——读《邶风·绿衣》/ 173

第八讲 “及尔偕老，老使我怨”：《诗经》中的弃妇诗 / 177

“于嗟女兮！无与士耽”——读《卫风·氓》/ 178

“谁谓荼苦，其甘如荠”——读《邶风·谷风》/ 186

“耿耿不寐，如有隐忧”——读《邶风·柏舟》/ 191

“乃如之人兮，德音无良”——读《邶风·日月》/ 194

主要参考文献 / 197

附录 《诗经》选读 / 199



自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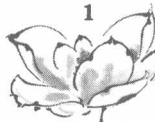
《诗经》内容丰富，堪称周代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。但我们这本小册子，既然名为《诗经与爱情》，所讨论的自然是在《诗经》中的婚姻爱情诗。

2007年上半年，我受北京读书人俱乐部之邀，做了一个关于《诗经》爱情诗的一系列演讲，一共讲了八次。讲座内容整理出来，便是这本小册子。录音稿由梦泽整理。我在录音稿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加工。这本小册子的产生背景，决定了它是一本通俗读物：本是给非专业人士讲的，整理加工的时候，我对读者的预期，仍旧定位在喜爱《诗经》的普通读者。

《诗经》时代，离我们已很久远。演讲与整理加工的时候，我始终考虑的是如何让读者进入《诗经》语境。读者不难发现，我在做两方面的尝试：一是将《诗经》带到我们这个时代；二是将读者带到《诗经》的时代。

我在尝试一种“介入性”的阅读。《诗经》作品，有一些并不涉及文化背景，也不过多地使用“比”“兴”等艺术手法，只要突破语言关，很容易理解。而且这类作品在内容上也很朴实，如果我们能把这些作品当成是我们自己写的，把里头的东西当成是在我们自己身边发生的，充分调动想象力，往往会有很好的阅读效果。我们会发现，虽然时隔两三千年，我们和《诗经》时代的人们，在情感体验上是相通的。对于这一类作品，我在讲述的时候，侧重于个人的阅读感受。我把自己感受到的，呈现出来，和大家一起分享。

但《诗经》时代有它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，《诗经》爱情诗





往往涉及到当时的婚姻礼俗。如果忽略这些礼俗文化背景，往往会造成误读。因此，对于涉及到礼俗文化背景的作品，我尽可能地做背景还原的工作。将礼俗文化背景还原出来，便于我们理解具体的作品在《诗经》时代背景之下，更有可能是什么样的。“同姓不婚”、“亲迎”之礼、“中春之月，令会男女”，都是阅读《诗经》爱情诗不可或缺的背景知识。

重视礼俗文化背景，或许可以说是这本小册子最大的特点。我个人对这本小册子的内容定位是：周代礼俗背景下的婚姻与爱情。

由于三《礼》（《仪礼》、《周礼》、《礼记》）所记录的礼仪内容并不完整，还原《诗经》作品的礼俗文化背景是很困难的工作。限于学力，我也只是做了一些尝试而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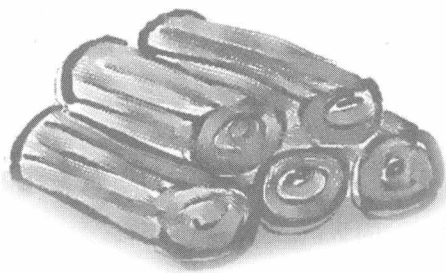
因为毕竟是从文学角度来讲述“《诗经》与爱情”，所以我把更多的篇幅和精力放在透视当事人的情感世界方面。如何深入到《诗经》作品的情感世界，从而探讨中国人的爱情生活，并对我们的婚姻爱情有所指导，大约是研读《诗经》爱情诗的意义所在。

“诗无达诂”，《诗经》作品的解读，历来意见纷纭。《诗经》研究的著作，汗牛充栋。这本小册子对于前哲今贤的意见，持兼采态度，而以己意为折中，并不墨守一家。《毛传》、《郑笺》、《孔疏》、《诗集传》是传统《诗经》学最权威的著作。清代的马瑞辰在《诗经》字、词解释方面，也有很好的意见。至于20世纪以来的《诗经》研究，胡适、顾颉刚等以《古史辨》为中心，发表了很多有意思的见解；闻一多、孙作云两家，则对《诗经》爱情诗的礼俗文化背景做了很系统的探讨。这几家的意见，我这本小册子相对采用较多。具体的书目，列在小册子的最后，一则表明笔者的渊源所自，二则也供读者研读参考。

感谢所有帮助这本小册子得以出版的朋友。

周穆

2007年10月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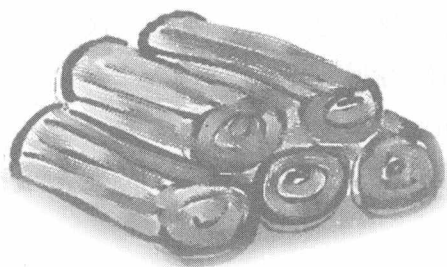
五经之首

绪论

《诗经》的性质

五经之首

文学之源





在探讨“《诗经》与爱情”这一话题之前，我们先简单了解一下《诗经》的性质，以及中国历史各时代的人们对《诗经》的认识。

五经之首，文学之源

说到《诗经》的性质，窃以为八个字足以概括：五经之首，文学之源。

先说“《五经》之首”。

我们讲传统文化，一般都会提到“四书五经”。但“四书”和“五经”这两个概念不是同时提出的，“四书”的概念比“五经”要晚很多。“四书”是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的合称。宋代以前没有“四书”之说。《孟子》一书，从战国到唐，一直没有什么地位，直到“文起八代之衰”的韩愈对它进行力捧，它的地位才得以抬高，并且随后得到宋儒的重视。“四书”的概念跟朱熹有很大的关系。他把《大学》《中庸》两篇从《礼记》里独立出来，并做了章句，又给《论语》《孟子》做了集注，这四本书合到一块，就叫《四书章句集注》。朱熹的学说曾一度被打压，直到南宋晚年，地位才高起来。到元明清时，随着朱熹学说地位的提高，“四书”也成为科举考试的必读书。

在宋代以前，主要讲“五经”。先秦就有“五经”的概念，指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。《诗》即《诗经》；《书》即《尚书》。《礼》则有不同的说法，因为古代有“三礼”——《仪礼》、《周礼》、《礼记》。我个人认为“五经”之“礼”，应该指《仪礼》。《仪礼》的年代早，而且在汉代经学博士里头，《仪礼》也更早立于学官。《周官》，也就是《周礼》。它发现的晚，到西汉景帝、武帝的时候，河间献王才把它弄出来，经过西汉末年刘歆的吹捧，

才有一定的地位。《礼记》是汉代人整理的东西。《易》指《周易》。《春秋》是一部鲁国的编年史，相传乃孔子所编定。

“五经”的排序方法也是不一样的。通行的说法——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，是今文经学家的排序方法。汉代有“今文经学”和“古文经学”。什么叫“今文经学”，什么叫“古文经学”，大家要有一个基本的判断，这两者不是一回事儿。“古文经学”按文献时代的早晚来排。相传伏羲氏创了八卦，因此《易经》在“五经”中排最前面。其次是《尚书》，因为《尚书》里有《尧典》，尧的年代比商、周要早，接下来才是《诗》、《礼》、《春秋》。

“今文经学”则把《诗经》排在第一位。为什么呢？因为《诗经》的性质特殊。这涉及到《诗经》的文学性。

中国古人说做学问，怎么做呢？——“兴于诗，立于礼，成于乐。”（《论语·泰伯》）“兴”是兴起的意思，因为《诗经》是文学作品，文学作品在感染和熏陶方面比历史和哲学要实在，而且是潜移默化影响，所以古人认为，一个人要成为君子，首先要读诗。那时候的诗，便是《诗经》。《诗经》之所以是五经之首，实在是得益于它的文学性。

为什么说《诗经》是文学之源？任何一本文学史或者讲《诗经》的书都会提到一句话——“《诗经》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”。除了年代早之外，还有一层意思——《诗经》是中国文学的典范。我们讲一个人有文化，会说这个人“风雅”、“风骚”。“风雅”两个字怎么来的？《诗经》里有“国风”、“大雅”、“小雅”。“风骚”两个字又是怎么来的？“风”者，《诗经》之《国风》也；“骚”者，《楚辞》之《离骚》也。中国文学批评，讲“诗言志”、讲“风雅精神”，这些传统都是从《诗经》来的。此外，讲中国文学表达技巧的高明，常会提到“比”、“兴”，这也是《诗经》作品常用的两种表达方法。





《诗经》在中国文化中的特殊性、不可替代性，就体现在这八个字——“五经之首，文学之源。”

赋诗言志

——《诗经》在春秋时代被用作外交辞令

探讨《诗经》的性质，需要讲一下中国历史上是怎样用《诗经》的。《诗经》在中国有超过二千五百年的历史，它是如何被各时代的人运用的？

先讲跟《诗经》差不多同时的时代，也就是春秋时代。当时的人怎么用《诗经》？简直超乎我们的想象。孔子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：“不学《诗》，无以言。”（《论语·季氏》）不学《诗经》，你就别跟我开口说话。我当年读到这句话的时候，吓得战战兢兢，心里想：自己真够可怜的，连说话的资格都没有了。

照这样看来，我们现在全中国十几亿人口，99.9%的人都不要说话了。有几个人敢说自已学过《诗经》啊？《诗经》到底有多少篇？每篇的名字叫什么？每一篇都怎么讲？全中国有几个人敢拍着胸脯说：“我能讲这个。”孔子为什么要说这样一句话，缘由就在当时的时代特殊性。

这个“言”和现在讲的“言”不同，不是指一般说话的“言语”的言。《论语·先进》中有孔门“四科”之说。有人说孔子是中国最早的私立学校创办人，“孔子学院”有四个系，十大优秀毕业生。哪四个系呢？第一是“德行”，第二是“言语”，第三是“政事”，第四是“文学”。“言语”系就相当于我们现在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与口才系，专修外交辞令。

为什么呢？

因为春秋时代的外交主要是诸侯会盟，两个不同的国家要在一起谈判。那时候的谈判不像我们现在，两个公司合作签协议，条款都写清楚就可以了。春秋时期的外交特别注重前面谈判的过程。我们现在谈判，一开口就说，我们俩结盟吧，你借给我三千军队，明年我报答你多少东西，这样就可以了。那时候可不这样。当时的贵族太有文化，谈判的游戏规则是“赋诗言志”。两国的最高行政长官或外交官（当时主要是“三卿”或者“六卿”：大国六卿，小国三卿）代表国家谈判，因为太有文化了，他们有话都不好好说，要表达的时候，就“赋诗”。“赋诗”并不是自己当场写一首诗，或者互相唱和。

那时候的“赋诗”，有点儿像现在的“点歌”。大家都去过KTV包厢，知道怎样点歌，根据歌单先点好曲目，轮到自己，放开喉咙唱就OK了。春秋时代的“赋诗”也是“点歌”性质的，但却不是自己唱，而是有专门的乐工来演唱。你如果要表达一个意思，不能直接说，就需要点一首《诗经》的作品，让乐工唱出来（或许只是用某种腔调吟诵出来）。听完之后，对方也“赋诗”一首，作为答复，当然也是点一篇《诗经》作品，让乐工唱出来。这样一来，双方便都心知肚明了。这就是春秋时的外交习惯，很风雅。

《诗经》之所以重要，是因为它是当时外交的辞令。不学《诗经》，你就没有办法跟别人谈判会盟。《左传》里记载了很多“赋诗言志”的事情，《国语》里也记载了很多。赋诗万一“不类”——意思表达错了，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事情。一个人掉脑袋是小，搞不好还会导致灭国，或者成为国际社会的政治丑闻。

《诗经》在春秋那个时代的贵族社会里是何等重要，完全超乎我们现在的想象。





《诗经》是汉代贵族的必读书

汉代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时代。我们现在一讲中国文化就提唐、宋，但其实周、汉两代才是真正奠定中国文化基本品德的时期。汉代的时候，《诗经》重要到什么地步，也是出乎人们想象的。

在古代，天子是万民敬仰的，那《诗经》对天子有什么用处呢？

汉代的天子有时候也是要选拔的。虽然按道理是嫡长子继承制，正妻生的长子就是太子。但是如果皇帝不喜欢太子，也有可能把太子废掉。汉武帝之所以能做太子，就是因为汉景帝把栗姬的儿子给废了，他才得到机会。汉代常有这样的事情。还有的皇帝因为生育能力不行，就要在旁支里面选太子。怎样选拔呢？《汉书》里记载了好几次。在几个同等资格的继承人或者竞选人中，最后决定了某一个人当选，理由之一居然是这个人会背《诗经》。汉代有两个帝王就是这么选上的。

汉宣帝是汉昭帝之后的天子，但他不是汉昭帝的儿子。汉宣帝姓刘名询，选他做天子是大汉名臣霍光做的主。霍光在奏折里说我们要立刘询为天子，并列举了很多理由，其中有一条就是刘询会背《诗经》。

汉代还有一个皇帝——汉哀帝刘欣，也是因为会背《诗经》才做了天子。哀帝是汉成帝之后的皇帝，他也不是成帝的儿子。汉成帝有一个很年轻的弟弟，按道理选自己的弟弟做继承人是天经地义的，因为血统最近。但是因为背《诗经》的缘故，他最终还是选了刘欣。当时刘欣跟汉成帝那个最年轻的弟弟刘兴还都是小孩子，